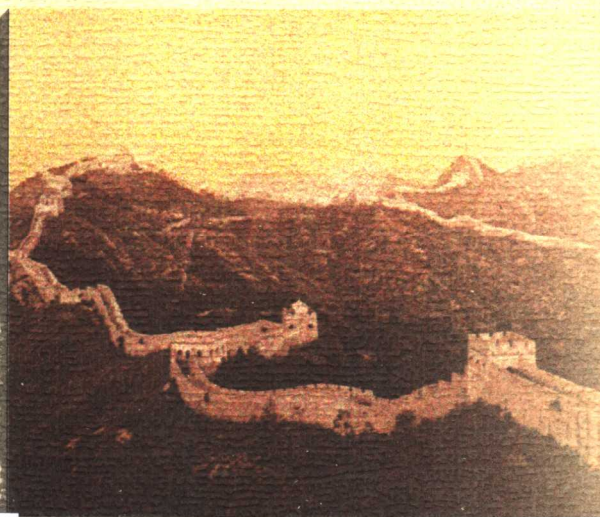




岁月山河

沈 琨 著



忠君与功名，几乎就是
中国历代读书人的精神的最
高追求。为了它，多少人三
反五复上五更鸡，皓首穷经，
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然而，
当他们踏入仕途，特别是登
上高位，跪倒在皇上脚下时，
颤栗有加，便觉得几分“高
处不胜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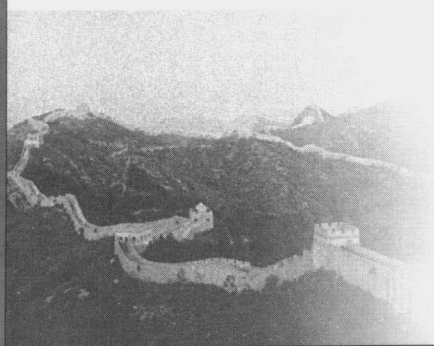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I267

S395

岁月山河

沈 琨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730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山河/沈琨著. —2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1

ISBN 7-80627-949-0

I. 岁... II. 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4511 号

岁月山河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6 千

印 张: 10.5 插页 3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949-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共收录作者近年来对山西地区古今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文章十五篇。

在书中,作者怀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饱含着炽热的桑梓之情,以一个个历史人物、事件、名胜、古迹等为切入点,纵横捭阖,穿越历史的时空,以一个现代学人的眼光,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文化传承、人格精神、社会道义的话题作了酣畅淋漓的挥洒与阐发。其中,《唱不尽的“走西口”》描写的是历史上的山西人一批又一批去漠北塞外移民谋生的故事,充满深情地讴歌了先辈们披荆斩棘的艰苦创业精神及强烈的市场意识。《闻喜有个宰相村》则通过重点解剖名家良相辈出、辉煌历史长达千年的裴氏家族,旨在说明良好的家风传统也是人才链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他们之所以能彪炳史册,主要还在于他们为国建勋、为民请命。《拂去记忆的尘埃》说的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英烈一生,特别揄扬了他为救亡图存而勇于舍生取义、万死不悔的凛然节操。此外,书中《黄河行吟》、《古路人物漫记》、《回眸三晋》等篇什,也都取材独特,立意新颖,读来颇有回味。

总之,本书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振兴地方经济、文化等出发,激浊扬清,推陈出新,对一个个古老的历史话题作了全新的审视与阐释,给人以振奋,给人以启发。

一部文化内涵丰厚的力作

——沈琨《岁月山河》序

说起来,沈琨同志和他的作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十几年前彼此就曾通信,由于我一直在编辑岗位上的关系,也有机会接触他的一些作品。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散文风格朴厚而沉挚,有厚厚的太行山乡土气息,又有三晋古文化巨子的遗韵。但他毕竟僻居太行西麓黄河回曲之一隅,加以性格比较内向,与外界交往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的人与作品广阔奋飞的翅膀。其实,沈琨的散文是值得重视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他已有《太行黄庐红》、《望云间》、《心月照云溪》等多本作品集问世。此次,他的新的散文集《岁月山河》即将出版,嘱我为之作序,对于如沈琨同志这样的作品本有着相当水平却应予更多关注和了解的作家来说,我是乐于为之的。

通读整部书稿,得知这是一部文学性很强而又内容丰富颇为耐读的文化散文力作。全书二十余万字,共十五篇较长的文章,所写的皆为山西的人文地理、名胜古迹、民间风习、杰出人物,等等。读之,不惟对山西不甚熟悉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即使对三晋史地有所了解的人,恐也会增加一些新的认识,获

得某些更具体的东西。其中如《盐湖札记》，是一篇洋洋乎近两万字的大文。可谓对运城盐湖作了全方位的论述与探索，以及围绕着盐湖产生的那些富于传奇色彩的人与事。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那位三国时期“威震华夏”的美髯公红脸爷“解良人”关云长，也看到了生长于盐湖周边的唐代诗人王勃、王维、王之涣、柳宗元、卢纶、司空图这些灿若星辰的巨子。而且引申出如下结论：运城盐湖是华夏民族的一个营养基盆；称雄天下的晋商前身就是盐商。这更说明了盐湖给予人们的，不仅仅是生命，更是事业发展的根基。这样厚实而瑰丽的大文，使人们读来不仅不以为长，反而有一种不如此便“不过瘾”的感觉。这样的熔历史、地理、经济、人文于一炉的佳篇，使人读的不仅增进了对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为何都在晋南大地的认识，而且也不禁生发出登鹤雀楼欲穷千里之况味。

还不能不着重一提的是《拂去记忆的尘埃》。它是我所见到的写“戊戌六君子”的文章中最详尽、最新颖、也更见功力的一篇。它好在事、精、神、理尽俱到位，将一位有抱负、有才学、有个性的爱国求新之士写得非常丰满，跃然于纸。尤其是当作者访其旧居，亲眼见到了烈士的已愈九旬的儿媳林凤雪时，凡读及这段文字的有心人，肯定都会品味到一种苍凉而不乏激昂的情致。尽管老人已是“尘满面，鬓如霜”，但烈士的气节与家风不应成为淡漠的记忆。这里还有名闻全国的裴氏故里“宰相村”。正如烈士的故乡“闻喜”之名，后世的人们理当闻先贤的志节与功业喜而动容，成为“薪火相传的事业接力”。

集中另外还有写山西民歌的《唱不尽的“走西口”》、写三晋诸多关隘的《雄关觅古》、抒写黄河壶口及龙门等地风情的《黄河行吟》，以及话说晋商与山西梆子戏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论说山西农业、煤铁的长文《回眸三晋》等等，都从不同的

侧面,涉笔于山西的经济、文化、风土、民俗的发展与变迁,同样是颇为耐读的力作。足见作者对他之所写,拥有很为丰富的“底货”。如此厚积薄发,方能长而不觉其长,短也亦感其重。

总之,如按当下的时尚说法,沈琨的《岁月山河》中所辑的篇章,亦可列入“文化散文”的框架之内。但在我看来,这位不拘名号的作家,并未事先想到是否在文中填充文化或拉开文化散文的大架势,而是凭着自身的拥有,自身的笔路,娓娓道来,却在表白的平实中深寓韵味——其文之吸引力不由外在填加,而是内在情致和既有功力使然。

最后颇值称道的一点是,这部书所写之地域文化内容恰由当地有经验的作家运笔,自然会有较好的发挥。如是出版社设想之选题,那么择请的作者也反映出编辑者的眼光。这样的不尚浮华而更重实质的大众文化散文集,可以想见,对于文化建设与广大读者拓展知识层面也将大有裨益,其价值绝不是单方面的。

石 英

2002 年新春于北京

(石英,散文作家,编审,现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

一部文化内涵丰厚的力作 （石英） / 1

盐湖札记 / 1

黄河行吟 / 29

河之东 山之西 / 44

唱不尽的“走西口” / 60

雄关觅古 / 89

铁马冰河入梦来

——话说晋商与山西梆子戏 / 119

民居风景

——话说晋商与山西民宅建筑 / 144

闻喜有个“宰相村” / 157

系舟系诗魂 / 185

拂去记忆的尘埃 / 201

走进亘古的梦乡 / 218

千古悲喜酒一觞 / 232

古潞人物漫记 / 245

长治：城与人 / 256

回眸三晋 / 268

后记 / 313

附录 / 318

盐湖札记

多年的阅读中，我总在留心历史上写“解池”即运城盐池的有关诗词，令我失望的是所得甚少。

唐代是被后人称作“盛唐”的，而盛唐气象、盛唐风采、盛唐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就闪烁在唐诗的流光溢彩的绚烂中。唐代出了多少为人称道的诗人？恐怕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但单是在山西河东大地上，唐代的著名诗人就已经列队成阵了：王勃、王维、王之涣、柳宗元、卢纶、司空图……运城盐池就在河东的腹地，然而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偌大的一个盐湖，怎能为来过山西、来过河东的诗人所视而不见呢？怎能在河东诗人的眼皮底下而熟视无睹呢？也许受我的阅读范围所限，真的，我至今还没见到过写运城盐湖的一首唐诗。别说名篇佳构，即使是一篇浮泛之作，也没有见到。我不能不为我所崇敬的唐代诗人感到悲哀。唐以后写盐池的诗虽然零星有一些，但少有名家，难得佳作。运城盐湖留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是与运城盐湖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她为我们这个民族承担的重大负轭和沉重奉献不相符合的。一座并不恢宏的小楼小亭,可以因名人的一篇名作而声名大噪;景致平平的一段小河或一个小池,也可以因名人的曾经光临而赞颂不绝。运城盐湖的白雪阳春,浩淼烟波,她的古老和博大,她的富饶和美丽,为何就不为我们的文学家和诗人动心呢?

历朝历代的文人,不都是在标榜“心存社稷”、“忧国忧民”吗?你为何不来看看喘息了几千年的盐池,看看那些如牛负重的盐丁?或许我们的文人,在为得到“明主”的青睐而奔忙吧,在为失去高官厚禄的机遇而懊恼吧,或在名为“退隐”而实为得到“终南捷径”而苦苦寻觅吧?真的,他们都无暇顾及盐池这个地方。以至直到今天,运城盐湖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十分陌生。一知半解的人中有的甚至会说,不就是那么一大滩带苦味、带咸味的水吗?几千年又怎么样?自打有了地球也就有了海,海更大了。

我只能无言以对。

十分抱愧盐湖。我知道她的名字也很晚。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还在上小学时,每年的“六一”节前,老师都要求每个学生精心做一份美工作业,或图画,或大楷字,或手工制作,以供“六一”节时集中展览。我既无美术的天赋,大楷字又写得太一般,木雕泥雕之类更搞不来,好几次我都以画一幅水彩地图交差。那时候高小设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五门课程,地理课本上就附有好多地图。但我不画世界地图,也不画中国地图,偷懒的办法就是画分省地图。照着课本上地图的样子放大画下来,勾出河流走向,标出主要城市的名字,再涂上水彩也就行了。家在山西,第一年我就画的山西省的地图。黄河从北到南奔涌而来,分开秦晋两

省,东太行,西吕梁,汾河从中间穿过。怎么在山西南端还有蓝莹莹一个湖泊?仔细一看,旁边注以“解池”,怪怪的一个名字。老师告诉我,那就是运城盐池。我依样画葫芦地描摹上去,自此知道晋南有这么一个叫做“解池”又叫“运城盐池”的产盐的地方。

我哪里会想到,就是这个运城盐池,后来会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我在那里参加工作,并且一待就是十多年。盐湖留下了我艰难的青春脚印,也有我遗落的梦,汗珠和歌吟。尽管在那里我曾备尝艰辛,但毕竟也是在那里,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毕竟也是在那里,奉献了我最可珍贵的青春年华。正是在这片饱经沧桑忧患的古老的土地上,我逐渐长大、成熟,经历过盐湖的风雨霜雪之后,走上了艰难和奋进的人生之路。

我怎能不怀念盐湖,怀念那一片土地,怎能不对她怀着深深的挚爱和感激之情?

如今,距我调离运城离开盐湖又是二十多个年头了。这期间我虽也曾路过运城,但来去匆匆,狼奔豕突,停一两天,看几个老朋友,如是而已。而对于盐湖,我却没有再作过深入的回访,这在我心底不能不留下遗憾和惭恧,且久久挥之不去。

现在,我终于又来到了运城。融进街市熙熙攘攘的人流,眼前大楼、商厦一幢接一幢,霓虹灯、广告牌只往人的眼里钻,耳鼓被喧嚣闹腾的市声、叫卖声撞得生疼。这无疑是运城的一条很热闹的街道,可它到底是原先的什么街,又叫我说不上来。

二十多年前,运城最为繁华的地方叫“钟楼底”,其实那时钟楼早已毁圮,只是留下了这个地名。那里店铺林立,是运城市商业最为集中的地方。现在恐怕连“钟楼底”这个名儿也没有了吧?还有,我和我年轻的伙伴们常去徜徉的路家巷(其实

是一条大街),那条街上有新华书店、电影院,还有淡雅恬静的回民饺子馆以及晋南有名的“老字号”福同惠糕点铺,它们如今可安在?又在何处?我这个也算是“老运城”的人,真的是不辨南北东西了。

叫来一辆甲虫样满地跑的出租车,我逃也似的离开了主干街道。车主问我哪里去,我说去看盐池,他说那就先去看池神庙吧。果然,不一会儿池神庙到了。这座建在盐湖北岸高地上的池神庙,规模宏大,构筑十分气派。朱甍碧瓦,琉璃鸱吻,画栋雕梁,一字儿排开的三座重檐九脊顶大殿,就给人一种“重楼通霄汉,大殿俯星辰”的雄浑气势。

那些年,我曾多次来过这里。那时大殿里边鸡笼子似的隔成了许多小间,里边还住着人。后来听说要在这里办文化宫,又听说要在这里办展览馆什么的,但据说因为庙的归属有产权之争,终究什么也没办成。幸亏没有办成,否则在这里拆拆盖盖的,不知会折腾成个什么样子。如今,池神庙还是池神庙,实乃大幸。我却没先去看池神庙。像一个睽离多年就要见到母亲的游子,我急切地向盐湖扑去。

池神庙东侧的高地,就是观览盐湖的一个最佳景点。登上一座小土包,眼前就是一望无垠的广袤的盐滩。盐湖东西长三十公里,南北宽六七公里,巍峨的中条山下,烟波浩淼,畦塍阡陌,盐花浮涌,银光闪烁。此时正天气晴好,盐湖里水光潋潋,笼罩在一片云蒸霞蔚之中。这是多么瑰丽壮观的景色!

我伫立着,观望着,等待着。终于起风了,风先是徐徐而来,而后呼呼有声。这是从中条山而来的刮过盐湖的风,是富于盐湖气息带着咸味的风。盐湖,像闻到了你的特有的乳香,我终于又嗅到你的“盐南风”了。

二

盐湖多风，有“一年四季一场风，年初刮到大年终”的说法。

盐湖里是产出食盐的，产盐靠什么？除了有储量丰富的高浓度的卤水，还需要有阳光的曝晒和强风的吹拂。晋南地区气候干燥多风，又是山西最炎热的地方，运城至今有山西的“火炉”之称。盐湖出现在这里，既占“天时”，又得“地利”。

运城盐湖食盐的结晶，与我国沿海的海盐、四川等地的井盐不同，一开始这里的产盐便为“天日晒盐，自然结晶，人工捞采”。也就是说，由于这里的卤水本身的含盐浓度高，一经日晒风吹，盐便会在卤水中自然形成，捞起来就可食用，而不必作任何加工。经过捞采之后，池中又会很快结晶成盐。而海盐与井盐不仅兴起的晚，而且它们的制作都起源于人工煎熬，即用大锅煮蒸结晶，耗资费时吃力。海盐的天日晒盐是清代才开始的。相比之下，运城盐湖的天然结晶，捞取就得，显见成本低、盐质好、产量高。且这里地处中原，运输便利，这便是运城盐湖历代受到青睐的缘故吧？

北魏的酈道元老夫子想必是亲自来盐湖考察过的，他在《水经注》里写道：

河东盐池谓之鹽。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

我们这里且不说这位大地理学家兼文学家对运城盐湖的

描述是如何的精当简约,这里可证实的是,最迟在隋唐之前,运城盐湖已被开发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

人类进化的初始阶段,曾经历了混沌、荒蛮的漫长过程。从茹毛饮血、游牧狩猎,到农耕定居,一步步演进,这其中的关键是因为人类有了火与盐。有了火,可以冶炼铜铁,打制刀枪、农具,可以熟食猎物、谷物,人类因之初具原始的文明。关于人类的获取火种,外国人说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的,中国人则说是先祖燧人氏钻木取的火,而且都把他们当作神来供奉,以铭记他们的功德。但盐是怎样来的呢?第一个为人类找来食盐的又是谁?却连一个名字也不曾留下来。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类的进化、发展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假若没有盐这种东西,或人类没有找到可供食用的盐,人类能进化成今天的人类吗?还是永久地停留在“类人”的阶段?

有了盐,是人类的万幸。我们只能感谢冥冥中的上苍。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的中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古老的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两面,晋南正被环抱在这个黄河大拐弯的竖弯里。旧石器时代的丁村人居住在这里,留下了十五万年前原始社会初民生活的陈迹,也留下了比丁村人更早的据说是新生代造山运动造就的这个内陆盐湖。

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晋南这片土地上,尤其是蒲坂(今永济市)、安邑(今属运城市),都与盐湖的土地毗连。当然传说不一定是信史,然而夏人活动的地区确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这片土地上。应当说,运城盐湖的开发和利用是极其古老的。这方面尽管没有正式的文字记载,但从某些片断的材料来看,起码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就开始了。也可以说,古帝尧、舜、禹均定都在河东,与盐湖在这里不

无关系。

前边已经讲到，池盐的结晶，主要靠日晒，但风力也是促成其结晶的重要条件。盐湖地处季风气候带，夏天里的东南风尤甚。明代编纂的《河东盐法志》就记载着古代关于“盐南风”的传说，说盐湖的风是从南面中条山上的“盐风洞”里刮出来的，盐风洞自然有神灵来主宰，“仲夏应候风出，声隆隆然，俗称‘盐南风’，盐花得此，一夕成盐”。

对盐湖的“盐南风”，我是深有感受的。置身于广阔无垠的盐滩，头上烈日炙烤，池里卤水熏蒸，人们燥热难当。当有人惊喜地叫着“起风了”时，那时还只是微风，徐徐然；继而清风，习习然；而后风力渐大，呼呼有声。听得远处的天际里，隐隐如有雷声滚动，由远而近，风声大作，隆隆然如千军万马奔涌而来。这时候已是大风了，怕就有十级左右。夏季里刮七八级的风，在盐滩里则是常事。

关于盐湖的盐南风，据传舜帝有一篇著名的《南风歌》：

南风之熏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查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古诗源》，在《南风歌》的题下有注：“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

想那受尧帝禅让勤政爱民的舜帝，轻车简从自蒲坂而来。因为那时官少，不至于前呼后拥、迎来送往，更不会有早在沿路布下的护卫。蒲坂离盐湖也就是几十里，勤于外出考察民情的舜，大概随从也只有几个人。一行人来到盐湖北岸，滩头

远眺，中条巍巍，盐湖汤汤，丽日杲杲，南风烈烈。舜帝一时来了雅兴，取来五弦之琴，转轴拨弦，琴响歌起，乐以寄怀，歌以咏志。遂有了这首有名的《南风歌》。

《南风歌》相传是舜帝留下的惟一的诗歌作品。无独有偶，与这首《南风歌》对应的，有尧时的一首《击壤歌》流传，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它却不是尧的作品，而为一位作“击壤”投掷游戏的老者所拥有版权。尧大治天下，百姓安康，老者则认为是百姓自食其力的结果，而并不赞颂帝王的恩德。可见那时的民风醇厚，百姓敢于直言，又可见能宽容不讳直言并闻之欣慰的尧，是多么的贤明。

如果说《击壤歌》是说尧时代天下太平，社会和谐融洽的话，那么《南风歌》则表达了一位心系天下的帝王，祈愿黎民百姓永无怨愁、丰衣足食的拳拳之情。当今时代，我们的干部是被称作“公仆”的，但其中有许多比“老爷”还老爷的，也大言不惭地以此自诩，岂不羞煞人也！

《南风歌》是不是舜在运城盐湖唱出来的，尚待进一步考证。现今争抢古迹的事颇多，就“舜耕历山”来说，据说历山在全国有二十处之多，颇有争议。但舜诵唱《南风歌》的地方，据我所知，仅运城盐湖一家。盐湖北岸的建成于唐代的池神庙，前临皑皑银湖，有“海光楼”，还有一座突兀于湖岸的高台，曰“歌薰楼”，传说就是为纪念舜在此弹琴歌咏而建。基于舜帝的仁厚爱民，基于舜都蒲坂与盐湖毗邻，舜在盐湖之畔有一曲祈天降福于民的歌吟，当是可能的，可信的。

运城盐湖是我们古老华夏民族的一个营养基盆，她默默地与我们远古先民相依相伴，养育了无数代的人丁生灵，她的微澜的湖水中跃动着历史的大波啊！